

读者
丛书
DUZHE CONGSHU

在时光的
角落里读你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读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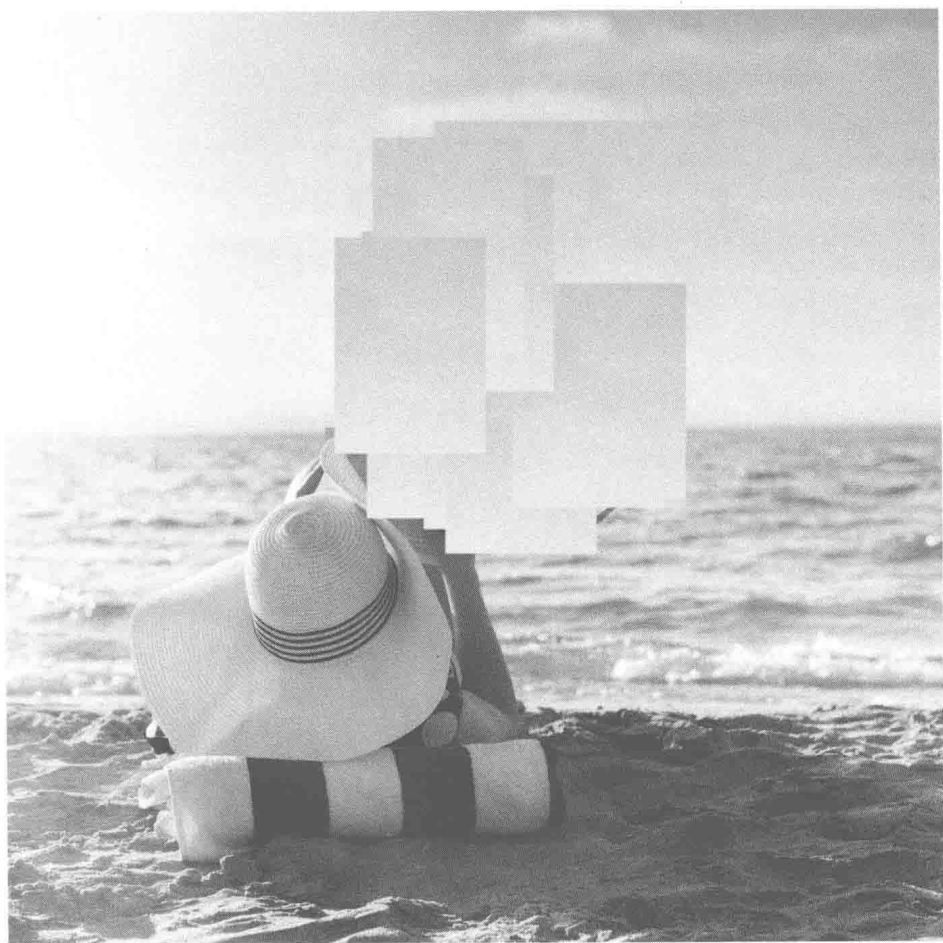
丛书

DUZHE CONGSHU

中国 文化 读本

在时光的角落里读你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在时光的角落里读你 /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. -- 兰州:
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20.4
(读者丛书. 中国文化读本)
ISBN 978-7-226-05540-3

I. ①在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47987号

总 策 划: 马永强 李树军
项目统筹: 李树军 党晨飞
策划编辑: 党晨飞
责任编辑: 王建华
封面设计: 久品轩

在时光的角落里读你

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 15.5 插页 2 字数 229 千
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~10 000

ISBN 978-7-226-05540-3 定价: 32.80元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厮守，一眼千年 / 樊锦诗
- 005 我的大爷爷 / 莫 言
- 008 外婆的美学 / 李汉荣
- 011 年夜思 / 冯骥才
- 015 在中华书局的日子 / 赵声良
- 019 改变 / 张 述
- 026 太阳语 / 方英文
- 029 在温暖中流逝的美 / 迟子建
- 033 我们一定要怀念这个人 / 濮存昕
- 037 深爱有长风，我有你 / 浮海沉鱼
- 040 “船上小学”掌舵人 / 彬 彬
- 047 吃水记 / 车承金
- 051 我的父亲钱学森 / 钱永刚
- 055 每一片绿叶都有黄金的质地 /
鲍尔吉·原野
- 061 在时光的角落里读你 / 薛 淇
- 064 医者钟南山 / 张明萌
- 071 月照母亲回家路 / 刘 峰
- 074 一所山村小学的变化 / 何 帆

- 078 一只低速前进的蜗牛 / 王俊凯
- 081 敬畏一粒米 / 林文钦
- 084 舍得 / 赵海宁
- 092 高海拔修行 / 毛晓琼
- 099 再聪明，也比不过真正热爱 / 郝景芳
- 102 阿来：酷到骨子里 / 姜 雯
- 109 父亲的字据 / 童庆炳
- 112 神奇的照亮 / 张 丰
- 115 等待“飞天”的日子 / 陈诗笺 高 达
- 121 家教是一生的底色 / 芳 菲
- 124 一夜张飞 / 马 良
- 127 科学为梦，一心为公 / 我是青龟
- 135 消失的职业 / 苏 祈
- 140 “一个人”的篮球队 / 江不流
- 146 想做就去做 / 陆庆屹
- 152 奋斗者的答卷 / 陈 聪
- 156 老皮 / 吴 静
- 162 陆良八老 / 杜江茜 雷远东
- 165 因为他是眼科医生 / 马宇平
- 170 那一代人的读书功夫 / 苗振亚
- 173 用生命转动“至强之光” / 陈 彬 张 超
- 180 背对观众 / 雷晓宇
- 186 在西藏当公务员 / 陈莉莉
- 190 从娘子关到宇宙的可行性报告 / 江寒秋

- 197 故宫男神王津的“钟情” / 刘 冕
- 208 抹不去的“高光时刻” / 王 潇
- 215 一个诗人和他的留守儿童
足球队 / 邢吟欢
- 223 无悔今生不自愁 / 陆正明
- 231 生活的滋味 / 青 果
- 240 致谢

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

那时，我第一次见到敦煌，见到黄昏时分古朴庄严的莫高窟。远方铁马风铃的鸣响，让我好似听到了敦煌与历史千年的耳语，窥见了她跨越千年的美。

1962年，我第一次到敦煌实习，当时满脑子都是那些一听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：常书鸿先生、段文杰先生，等等。对我而言，敦煌就是神话的延续，他们就是神话中的人物啊！我和几个一起实习的同学跑进石窟，震惊到只剩下几个词来回重复使用，所有的语言都显得平淡无奇，再华丽的辞藻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了，我满心满脑只有：“哎呀，太好了，太美了！”

虽然对大西北艰苦的环境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水土不服的无奈、上蹿下跳的老鼠，至今想起时仍心有余悸。到处都是土，连水都是苦的，实习期没满我就因生病而提前返校了，也没想着再回去。但没想到，可能就

是注定要厮守的缘分，一年后我又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（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）。

说没有犹豫惶惑，那是假话，和北京相比，那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——到处是苍凉的黄沙、无垠的戈壁滩和稀稀疏疏的骆驼刺。洞外面很破烂，里面很黑，没有门，没有楼梯，只能用树干插上树枝做成的“蜈蚣梯”爬进洞。爬上去后，还得用“蜈蚣梯”原路爬下来，很可怕。

我父母自然也是不乐意的，父亲甚至还写了一封信，让我转交学校领导，希望给我换个工作地方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哪里肯这样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十多年，报效祖国、服从分配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等等，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。

一开始，在这般庞大深邃的敦煌面前，我是羞怯的，恍若与初恋相见一般惶惑不安。相处一阵子后，才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把敦煌当成了“意中人”。

文物界的人，只要对文物怀有深深的爱，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保护它。能守护敦煌，我太知足了。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，金碧辉煌，闪烁夺目。整个莫高窟就是一座巨大无比、藏满珠宝玉翠的宝库。这样动人可爱的“意中人”，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我怎么舍得离开呢？

我的爱好和想法，影响了远在武汉工作的我的丈夫老彭，他也是我的同学，理解我、支持我，也了解敦煌。他毅然放弃了心仪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学工作，来到敦煌，来到我的身边。从此，我们俩相依相伴，相知相亲，共同守着敦煌。老彭热忱地投身敦煌学研究，直到生命的最后。

后来西部大开发，旅游大发展，从1999年开始，来敦煌欣赏壁画的人愈发多了，我一半是高兴，另一半又是担忧。我把洞窟当作“意中人”，游客数量的剧增却有可能让洞窟的容颜不可逆地逝去，壁画会渐渐变模糊，颜色也会慢慢褪去。

有一天，太阳升起，阳光普照敦煌，风沙包围中的莫高窟依旧安静从容，仰望之间，我莫名觉得心疼：静静沉睡了一千年，她的美丽、她含着泪的微笑，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，而现在，过量的美的惊羡者却很可能让她因脆弱而衰老。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、石匠、泥匠、画匠用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，一代又一代，守护了她一千年。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，绝不应该只来自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，她更应是一种文化的力量！就算有一天她真的衰老了，这种力量也不应该消失，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。

煌，盛也！

当我知道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将她们永久保留下来的时候，我立即向甘肃省人民政府、国家文物局、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建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家特别重视莫高窟的保护。20世纪60年代，国家经济刚刚恢复，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100多万元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。后来国家更是给了充足的经费，让我们首先进行数字化的试验。现在敦煌已经有100多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——壁画的数字化、洞窟的3D模型搭建和崖体的三维重建，30个洞窟的数字资源的中英文版都已上线，并实现了全球共享。

我想和敦煌“厮守”下去不再是梦想，这已真真切切地成为现实！

敦煌艺术入门不难，她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人文学科，汇合交融了多样的文化元素，历史的多元、文化的多元、创作技法的多元，可谓大气魄、大胸怀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研究所关于敦煌学的研究就已在进行，但更多的是对壁画的临摹。说到真正的研究工作，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，因为搞科研的氛围变好了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。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的：“我希望我的房子四周没有墙围着，窗子没有东西堵着，愿各国的文化之风自由地吹拂着它。但是我不会被任何风所吹倒。”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春天。

我很喜欢中唐第一百五十八窟的卧佛，每当心里有苦闷与烦恼时，都忍不住会走进这个洞窟，瞬间便能忘却许多烦恼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敦煌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。

我脑海里常想着季羡林先生的诗：

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，

永远留在这里。

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 60 多年，

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。

我还想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，一代又一代有志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年轻人，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，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，披星戴月，前赴后继，践行着文物工作者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。

而我也与我的前辈、同人一样，仍愿与这一眼千年的美“厮守”下去。

（摘自《读者》2019 年第 24 期）

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。他先是学中医的，参军后，跟着白求恩学会西医。白求恩牺牲后，大爷爷心中难过，生了一场大病，眼见着不行了，说想家想娘了。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。他回到老家时，我老奶奶还活着。他一进家门就说闻到一股熬绿豆汤的香气。老奶奶赶紧刷锅点火熬绿豆汤，儿媳妇想帮忙，被她用拐杖拨拉到一边。我大爷爷坐在门槛上，焦急地等待着。

姑姑对我们说，那时她已经记事了，让她叫“大”她不叫，躲在娘背后偷着看。姑姑说从小就听娘和奶奶唠叨爹的事，终于见到了，却觉得好陌生。姑姑说大爷爷坐在门槛上，脸色蜡黄，头发长长，虱子在脖子上爬，穿着一件破棉袄，棉絮都露了出来。绿豆汤熬出来了。大爷爷急不可耐，不顾汤热烫嘴，捧着碗急喝。老奶奶叨叨着：儿啊，不用急，锅里还有呢。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，喝了一碗，又添了一碗。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。

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，眼珠渐渐地活泛了，脸上有了血色，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。

大爷爷病愈之后，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。这时，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，动员大爷爷加入。大爷爷说，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。胶东军区的人说，都是共产党的人，在哪里干不一样啊？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。许司令说了，用八人大轿抬不来，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，先兵后礼，摆大宴请他。就这样，大爷爷留在胶东，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。

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。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爷爷的大名，他率兵下来扫荡，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。他弃马逃走。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，治愈后，成了夏团长的坐骑。后来此马恋旧，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。杉谷见宝马复归，惊喜万分，让汉奸秘密探访，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，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。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，惺惺相惜，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。为此，杉谷从《三国演义》里学了诡计，派人秘密潜入吾乡，把我老奶奶、我大奶奶、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，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。

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，看完杉谷的信，揉巴揉巴就扔了。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。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，怒斥他是个小人。信中说，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，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。姑姑说她与大奶奶、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，有吃有喝，没受罪。

姑姑说，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，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。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。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、骑着骡子，一人独闯平度城，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妻子、女儿与老母，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。传播这消息的人，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。他对我说，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，撇下医院的伤病

员，耍个人英雄主义，行前为了壮胆，喝了两斤地瓜烧酒，喝得醉三麻四，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。

姑姑坚定地对我说：孩子，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，但一定要相信，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、革命烈士。英灵山上，有他的陵墓；烈士纪念馆里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。那是双英国皮鞋，是诺尔曼·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。

（摘自《读书文摘经典》2019年9月刊）

外婆说，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，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，找到了，人满意，衣服也满意，人好看，衣服也好看。她认为，一匹布要变成一件好衣裳，如同一个人要变成一个好人，都要下点功夫。无论做衣或做人，心里都要有一个“样式”，才能做好。

外婆做衣服是那么细致耐心，从量到裁再到缝，她好像都在用心体会布的心情。一匹布要变成一件衣服，它的心情肯定也是激动的，充满着期待，或许还有几分胆怯和恐惧：要是变得不伦不类，甚至很丑陋，布的名誉和尊严就毁了，那时，布也许会很伤心。

记忆中，每次缝衣，外婆都要先洗手，把自己穿戴得整整齐齐，身子也尽量坐得端正。外婆总是坐在光线敞亮的地方做针线活。她特别喜欢坐在场院里，在高高的天空下面做小小的衣服，外婆的神情显得朴素、虔诚、庄重。

在我的童年，穿新衣必是在盛大的节日，比如春节、生日的时候，才有可能穿一件新衣。旧衣服、补丁衣服是我们日常的服装。我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也不感到委屈，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都过着打补丁的日子；另一方面，是因为外婆在为我们补衣的时候，精心搭配着每一块补丁的颜色和形状，她把补丁衣服做成了好看的艺术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那些打满补丁的岁月里，外婆依然坚持着她朴素的美学，她以她心目中的“样式”缝补着生活。

除了缝大件衣服，外婆还会绣花，鞋垫、枕套、被面、床单、围裙上都有外婆绣的各种图案。

外婆的“艺术灵感”来自她的内心，也来自大自然。燕子和其他各种鸟儿飞过头顶，它们的叫声和影子落在外婆的心上和手上，外婆就顺手用针线把它们临摹下来。外婆常常凝视着天空的云朵出神，她手中的针线一动不动，布，安静地在一旁等待着。忽然会有一声鸟叫或别的什么声音，外婆如梦初醒般地把目光从云端收回，细针密线地绣啊绣啊，要不了一会儿，天上的图案就出现在她手中。读过中学的舅舅说，外婆的手艺是从天上学来的。

那年秋天，我上小学，外婆送给我的礼物是一双鞋垫和一个枕套。鞋垫上绣着一汪泉水，泉边生着一丛水仙，泉水里游着两条鱼儿。我说：外婆，我的脚泡在水里，会冻坏的。外婆说：孩子，泉水冬暖夏凉。冬天，你就想着脚底下有温水流淌，夏天呢，有清凉在脚底下护着你。你走到哪里，鱼就陪你走到哪里，有鱼的地方你就不会口渴。

枕套上绣着月宫，桂花树下，蹲着一只兔子，它在月宫里，在云端，望着人间，望着我，到夜晚，它就守着我的梦境。外婆用细针密线把天上人间的好东西都收拢来，贴紧我的身体。贴紧我身体的，是外婆密密的手纹，是她密密的心情。

直到今天，我还保存着我童年时的一双鞋垫。那是我的私人文物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年之久，它们已经变得破旧，真如文物那样脆

弱易碎。只是那泉水依旧荡漾着，贴近它，似乎能听见隐隐水声，两条小鱼仍然没有长大，一直游在岁月的深处，几丛欲开未开的水仙，仍是欲开未开，就那样停在外婆的呼吸里，外婆就这样把一种花保存在季节之外。

我一针一线临摹着外婆留给我的这件文物。泉，淙淙地涌出来。鱼，轻轻地游过来。水仙，欲开未开着，含着永远的期待。我的手纹，努力接近和重叠着外婆的手纹。她冰凉的手从远方伸过来，接通了我手上的温度。

（摘自《读者》2020年第2期）

年夜思

冯骥才

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，比如“大年根儿”。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，就好比一棵树，最后只剩一点根儿——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，便会感受到岁月的空寥，还有岁月的深浓。我总会去想，人生的年华，到底是过一天少一天，还是过一天多一天？

今年算冷够劲儿了。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。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；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。听起来，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，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。看来，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。在这久违的大雪里，没有污垢与阴影，夜空被照得发亮，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。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，才更有情味。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，与喜事同一颜色。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，是年的标准色。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，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，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，深深嵌入我们儿